目 录

1. 十二岁的茶炉工 ---------- 5
2. 藏枪 ---------- 11
3. “打得好” ---------- 16
4. 布尔什维克 ---------- 21
5. 出手 ---------- 27
6. 侥幸出狱 ---------- 32
7. 告别家乡 ---------- 38
8. 秘密地窖 ---------- 43
9. 又起战火 ---------- 48
10. 骑兵保尔 ---------- 54
11. 分手 ---------- 60
12. 美丽的丽达 ---------- 66
13. “今晚就动手” ---------- 71
14. 抢修铁路 ---------- 77
15. 又见冬妮亚 ---------- 83
16. 战胜伤寒 ---------- 89
17. 工厂生活 ---------- 95
18. 国境线上 ---------- 101
19. 重逢 ---------- 106
20. 新的生活 ---------- 112

钢铁是怎样炼成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认识大文豪

奥斯特洛夫斯基

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，1904 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乌克兰，14 岁时参加苏联红军，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侦察员，在战斗中受重伤，转入地方工作，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。当时他已经双目失明、全身瘫痪，只能进行口述，由亲朋好友笔录而成，1933 年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。1935 年 10 月他获得了国家的最高荣誉列宁勋章，一年后因病重去世。作品的取胜之处在于真实的记述所体现出来的震憾人心的精神力量，和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与人生价值。



（1904 ~ 1936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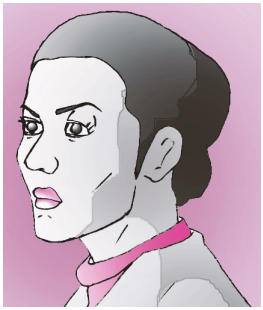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公简介



保尔　出生于贫苦人家，12岁被迫退学当茶炉工，后受到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，走上革命道路，14岁加入红军骑兵部队，在战斗中受重伤，伤好后从事共青团工作，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卧床不起后坚持进行小说创作，取得成功。保尔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，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光辉形象。



冬妮亚　林务官的女儿，回家度假时遇见在发电厂当火夫的保尔，两人逐渐产生真挚的爱情。后同保尔在人生目标等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，不得不分手，并嫁给一个铁路工程师。冬妮亚美丽、高雅，远离革命，追求个人



丽达　在红军政治部做青年工作，结识保尔的同学谢廖沙，两人产生爱情，后谢廖沙在剿匪战斗中牺牲。和平建设时期，丽达和保尔产生感情，但保尔突然逃避了，丽达远走它乡，与人结婚生下一女，并继续从事领导工作。丽达健美、热情，刚强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。



朱赫来　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，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，红军撤退时留在小城从事地下工作，后返回前线作战。革命胜利后先在肃反委员会工作，后调至军区特勤处，给予保尔很大的帮助。他是一个坚定的、工作能力很强的老布尔什维克。

1. 十二岁的茶炉工

保尔在神父的面团里放烟末，被赶出学校，成为一个小锅炉工。

“你们几个小混蛋，谁会抽烟？”

教室里，一个神父站在四个小男孩面前，咬牙切齿地问道。

“神父，我们不会抽烟。”四个小男孩轻声回答，由于害怕，他们颤抖着挤成一团。

“不会？那么面团里的烟灰是谁撒的？是魔鬼撒的不成？把你们的口袋都给我翻过来，让我来瞧瞧，快！”

有三个小男孩把口袋翻过来了，神父弯下腰找遍每一条缝，没找出一丁点儿烟灰。他盯住了第四个小男孩：“你怎么不动手啊，像根木头似的？”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我没有口袋。”小男孩怯生生地说。他穿一件破旧的灰衬衫，膝盖上打着两个补丁。

“行了，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你这捣蛋鬼，上次多亏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，这一回怎么着也不行了。滚出去！”

他死死地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，把他拖出了教室。

同学们谁也不清楚神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保尔·柯察金，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明白。他们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等着补考的时候，见神父厨房里有一块做蛋糕用的面团，谢廖沙说：“我们整一整这个讨厌的老家伙吧。”于是保尔就在上面撒了些烟灰，现在，谢廖沙没事儿，保尔却被开除了。

其实，神父早就和保尔结下了仇。有一次，保尔和别人打架，受到处罚，不许回家吃饭，神父怕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，就让他到高年级的教室里去呆着。

那个高年级的老师正在讲地球和天体，保尔听见他说道：“……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。”

保尔大吃一惊，神父上《圣经》课时可不是这样说的，他得问问神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上《圣经》课时，神父刚一坐下，保尔就举手提问：“神父，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，而《圣经》上说只有五千年……”

“住嘴。你是怎么学《圣经》的？”神父恶狠狠地吼道，抓住他的耳朵就往墙上撞，然后又把他赶出教室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把他训了一顿，第二天领他到学校去，向神父赔了许多不是，才被准许上课。从那时起，保尔恨透了神

父，总想找机会报复。

这一次被神父赶出学校，恐怕再也回不去了，保尔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，默默地想。

母亲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，十二岁的保尔干上了茶炉工。

第一天干活，保尔格外小心，马不停蹄地干了一个通宵，累得精疲力竭。

早上七点钟，交班的时候到了，一个圆脸小子走进屋，看见保尔把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就把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：

“嘿，小鬼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记住，明天早上六点来接班。”

“不是七点才交班吗？”

“我说六点就六点，不服气吗？小鬼。小心我打肿你的狗脸。”说着，圆脸小子对保尔晃了晃拳头。

保尔气得脸发紫，他向前走了一步，差点就给了那小子一个耳光，可又怕头一天上班就被开除，只好忍住了。

“告诉你，明天早上我七点来接班。你要打架的话，我奉陪！”保尔压着怒火说。

圆脸小子吃惊地后退了一步，“好……好，走着瞧。”他把拳头悄悄收回去了。

保尔迎着朝霞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觉得踏踏实实的，现在他是个能挣钱的劳动力，谁也不能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。

一进家门，保尔发现哥哥阿尔青突然回来了，他盯着保尔好一会儿，才开口说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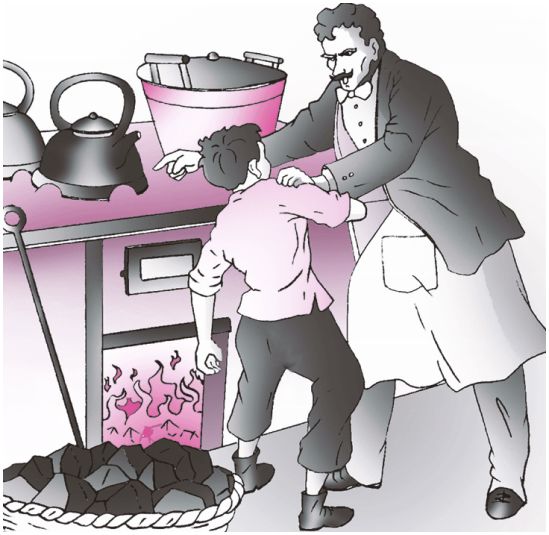
“嚯，撒烟灰的小子回来了？了不起啊，你干的好事。”

保尔没吭声。哥哥是个火车司机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把他惹火了可不是好玩的。吃饭的时候，保尔把学校里的事给哥哥讲了一遍，阿尔青没有骂他，而是推开茶杯，郑重地对他说：

“好啦，弟弟，以前的事就别提了。你现在干活可得小心一点，不要再被人家开除了。你可要记住啊，好好干，不要再让妈替人家干活挣钱了，你不要再出乱子了！”

“知道了，哥。”保尔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接下来两年，保尔仍在车站食堂干活，人长高了，长壮实了，工钱也涨了，可他做梦也想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他先是在厨房里当下手，烟熏火燎地熬了半年，又被堂倌赶回洗碗间，他不喜欢性格倔强的保尔，动不动就煽保尔的耳光，又怕保尔哪天突然捅他一刀。要不是保尔特别能干活，他早就被可恶的堂倌踢出去了。



阿尔青想把弟弟弄到机务段去当学徒，但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。下班后，保尔常到哥哥那儿去，和他一起检查车厢，等待着有一天能到这里来当个正式学徒。

可是这一天还没到来，保尔就不得不离开了车站食堂，事情来得是那样突然，保尔一点也没料到。

那是正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，保尔下班后打算回家，可是接班的没来，老板娘不让他走，要他再干一班，累了一天一夜的保尔只好再熬一个通宵。夜里三点钟有一班火车经过，保尔得烧几锅水供应，他拧开水龙头，但没有水流出，保尔等着等着，竟不知不觉倒在柴堆上睡着了，他实在太困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来了，很快灌满了水槽，又溢出来，流到地上，最后一直流到食堂里，把那些熟睡着的旅客们的包袱都浸湿了。

“水流出来了！”有人惊慌地叫喊起来，堂倌赶过来一看，便带了几个人冲进烧水房，拉着保尔的衣襟把他提起来，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，保尔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“臭小子，看你还敢睡觉不？”堂倌一边打一边骂道。

早上，保尔拖着遍体鳞伤地回了家，哥哥脸色阴沉地问道：“怎么啦？又去惹事生非啦？”保尔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
“是谁打的？”阿尔青问。

“是那个堂倌。”

“好，你躺着吧。”阿尔青披上皮衣出去了。

阿尔青独自来到车站食堂，挡住一个端盘子的人问道：“我能见一见你们的堂倌吗？”

“你等一等，他马上就来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阿尔青靠在门框上等着，过了一会，堂倌来了，“谁找我呀？”他问。

“你就是打我兄弟保尔的那个人吗？”阿尔青逼过去，将手按在他肩膀上问道。



“你想干什……”堂倌话还没说完，阿尔青重重的一拳把他打倒在地，接着，又一记更狠的拳头落在他身上，他爬不起来了，满脸是血，在地上直打滚，旁边的几个洗碗女工吓得尖叫起来。

阿尔青转身走了出去。晚上，他没有回家，被关进了宪兵队。

六天后，阿尔青回来了，他走到保尔的床前，问道：“兄弟，好些了吗？”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以后你就到配电站去干活吧，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。”

思考与提示

1. 保尔在哪一点上惹恼了神父？
2. 保尔被学校开除后，过了两年什么样的生活？

2. 藏枪

保尔藏了一支步枪，哥哥怕惹麻烦，把它砸碎了。

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："沙皇被推翻了！"

起先人们不敢相信，但一列火车开进了小城，从车上跳下两个穿军大衣、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系着红袖章的革命士兵，他们逮捕了车站上的宪兵和警备队队长，人们才明白沙皇真的完蛋了，纷纷涌上街头庆祝。

过了一阵，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生活，但有一点不同的是，西南方已经开仗了。从前线开小差回来的逃兵越来越



多，经常是一列车一列车地开过来，谁要想抓他们，他们就抱着机枪扫射。

到了 1918 年春天，小城更加混乱了，有钱人一家家地开溜，当官的也跑了，老百姓自己成立了自卫队，轮流值班守城，据说，德国人快打过来了。

一天，一支撤退的红军游击队路过小城，暂时驻扎在这里。

保尔上夜班熬了一个通宵后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家里走去。

在路上，保尔感到今天和以往似乎不一样，他看见有一个居民竟扛着一支枪，接着又看见几个人拿着枪往家里走，有的人还拿了两三支呢。他决定去看个究竟。

他挡住一个扛枪的人问道："大叔，这些枪是从哪儿弄来的啊？"

"在那边大街上发的。"那人给保尔指了指方向。

天哪！有人发枪！保尔拔腿就跑，但一路上再没碰到拿枪的人，过了两条街，他才看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把沉重的、带刺刀的步枪。

"你在哪儿拿到的枪？"保尔问那小男孩。

"在学校对面，是游击队发的，他们马上要撤退，发了一整夜，现在一支也没有了。我拿了两支，这都是第二支啦。"小男孩歪着脑袋骄傲地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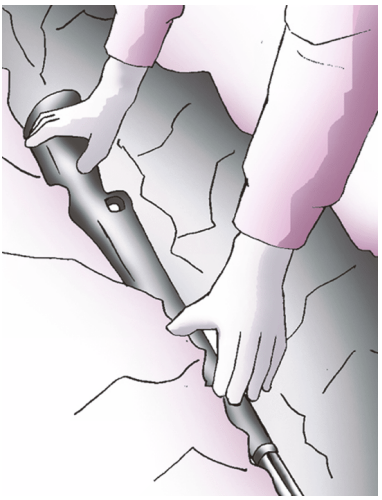
保尔心往下一沉，朝前跑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转身去抢小孩手中的枪，小孩气得哭起来，但保尔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他抢过枪，对那小孩说道："你已经有了一支，这支就给我吧。"然后他奔回家，跳过栅栏，跑进板棚，把枪藏在房梁上。

晚上，阿尔青带回来一个陌生人，说是要介绍他到发电厂去工作，陌生人身材结实，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保尔。

“我叫朱赫来，明天我们一起去上班吧。”他望着保尔说。

“好啊。”保尔回答道。他觉得这人很亲切，也有点神秘。

游击队撤走没几天，德军就开进了小城，他们把市民们召集到城中的广场上，发布了一个命令，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把枪支交出来，违令者枪毙。



一些人把枪拿到了德军指定的地点，还有一些不愿当面交枪的人趁着黑夜，把枪扔到大街上，二十四小时过后，德军开始挨家挨户搜查。

第二天清晨，在城外，有两个铁路工人被德军枪毙了，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。

阿尔青一听到那命令，就赶紧跑回家，在院子里碰到保尔，他低声问道：

“你从学校那里拿回来什么东西没有？快说。”

保尔不愿对哥哥撒谎，就把藏枪的事对他说了。两人一起来到板棚，取下枪，阿尔青抓住枪筒，往地下使劲一砸，枪柄被砸得粉碎，他把被砸碎的东西全扔进粪坑里，然后对保尔说：

“听着，以后别把这类玩艺儿带回家，如果让他们查出来，

头一个枪毙的是我，你还是孩子，他们倒不会碰你。现在是危险时期，你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为这支步枪伤心了一整天。

这段时间，朱赫来常常到他家去找阿尔青，和保尔一家人都成了好朋友，每次保尔的母亲向他唠叨，说保尔如何如何淘气，他都仔细地听着，还对她说些安慰话，叫她不要太操心。

一天，在发电厂的院子里，朱赫来微笑着挡住保尔：

“你母亲说你爱打架，像小公鸡那样好斗，是吗？”见保尔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他又说，“打架倒不是坏事情，但你得知道该打谁和为什么打？”

保尔扬起头来响亮地说道：“我可是从来不乱打架，我要有理的时候才会动手。”

“你愿意我教你真正的打法吗？”朱赫来问。

“什么是真正的打法？”保尔又惊又喜地望着朱赫来，他听哥哥说过，朱赫来当过水兵，很有本事。

“你试试就知道了。”朱赫来叫保尔和他对阵，他的拳头又快又刁钻，每次都把保尔打趴在地。“这叫做英国拳法。”他对保尔介绍说。保尔很顽强，一次次从地上爬起来再打，从朱赫来那儿学了不少招数。

保尔学会了拳击，心里特别高兴。不过，他还在为自己没有枪而遗憾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发现机会来了。

这天，保尔感到无事可做，就爬上自家的板棚顶上去玩，在那里，可以看见隔壁的花园，那是一个律师家的，现在住着一个德军军官和他的勤务兵。保尔在棚顶上坐了一会儿，正准备躺下睡一觉，发现那个军官和律师的女儿出门了，勤务兵进了马厩，并关上门，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，保尔探出头张望了

一下，发现厢房的窗子开着，窗下的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。



保尔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他顺着樱桃树溜到律师的院子里，几步就来到那敞开的窗户前，看了一眼，心开始咚咚地跳起来。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条带枪套的皮带，枪套里装着一支漂亮的十二响手枪。

保尔想也没想，腰一弯就爬进屋里，握住枪套，抽出那支闪着蓝光的手枪，转身冲到樱桃树下，三两下就爬到棚顶，然后回头看了一眼，马厩的门依旧关着，花园里一片寂静。他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跳下板棚回屋。

母亲正在厨房做饭，没有留意他，保尔拿了块破布包住枪，塞到衣服下面，一声不响地出了门，向着森林方向跑去。

保尔一直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在一个倒塌了的砖窑前停下，这里很少有人来，保尔和谢廖沙等好朋友来玩过，知道这里有许多又安全又秘密的角落，保尔钻进破窑洞里，把枪放在灶底，再用一堆碎砖盖住；出窑洞后，又用砖块把洞门堵住，做了个记号，才慢悠悠地走回家。

回家后，保尔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就上班去了，比平时要早得多。

夜里 11 点，有人悄声把保尔从机房叫了出去，原来是朱

赫来，在院子里，他低声问道：

“今天为什么德国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？”

“搜查什么？”保尔浑身颤抖起来，幸好天黑，朱赫来没察觉。

“喔，没什么。……你真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把阿尔青抓走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是把你们家翻了个底朝天！”说完，朱赫来心事重重地走了。

思考与提示

1. 阿尔青为什么不让保尔藏枪？
2. 保尔是怎样偷走德国军官的手枪的？

3. “打得好”

有人欺负保尔，保尔把他打落水中。林务官的女儿冬妮亚和保尔成了好朋友。

星期天，保尔带上鱼竿，在池塘边找了个柳叶低垂的荫凉处，开始钓起鱼来。

坐了半天，没有鱼上钩，保尔耐心地等着。这时，保尔听见柳枝后面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：“啊，这里还能钓到鱼吗？”

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，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正扶着柳树，笑眯眯地望着他。她穿一件白色的水手衫和带有小花的短裙子，手里还拿着本书，看样子是个有身份人家的女儿，保尔没理她，回头继续钓鱼。

过了片刻，鱼线动了一下，水面上浮起一圈圈涟漪，保尔

还没来得及拉竿，身后又传来激动的叫喊："咬钩了，瞧啊，咬钩了……"

真烦人！保尔头也不回地说道："喂，别嚷嚷，都把鱼吓跑了。"

"对不起，吵着你了！"女孩子友好地道歉，说完就调皮地爬到柳树干上坐下来，低下头认真地看书。保尔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觉得自己不该朝她发火。

就这样，一个在树上看书，一个在树下钓鱼，池塘边恢复了平静。谁也没注意到有两个小伙子正朝这边走来，一个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，绰号叫"麻子舒拉"，另一个就是住在保尔隔壁的律师的儿子，名叫维克多。当德军军官的手枪被偷走后，是他提醒父亲，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，特别是那小流氓保尔最可疑，于是才出现了搜查保尔家的一幕。维克多朝柳树丛望了望，对舒拉说道：

"嘿，看见那边柳树上的小妞了吗？长得挺甜的，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啊！"

舒拉弯着身子看了看，向维克多眨着眼睛说："她呀，你当然没见过了，她在基辅上学，是本地林务官的女儿，现在回来消夏，她叫冬妮亚。瞧，不错吧，本地没有哪个姑娘能比得上她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？"

两人说着走到柳树前，舒拉朝冬妮亚鞠了一躬，"幸会！冬妮亚小姐。你在干吗？这是我的朋友维克多。"他用手指了指，维克多赶紧朝冬妮亚堆起笑容。

冬妮亚也对他俩礼貌地笑了一下。舒拉灵机一动，说道："冬妮亚小姐，我们一起来钓鱼好不好？我这就去拿鱼竿。"

"不用了，那样会打扰人家的，"冬妮亚指了指树后的保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